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 编

特稿

传统语言学的回顾与继承

董 琨

民俗学研究

民国行业经济民俗新闻
20世纪民间故事类型学的学术意义
江汉稻作区传统农业岁时仪式述论

董晓萍
李 琼
萧 放

语法学研究

形容词结果补语的语义指向取决于句式

张 猛

训诂学与词汇词义学研究

《说文解字》“含形字”分析——许慎汉字形体分析研究之一
现代汉语单义词素研究
论强化型偏正式双音合成词及其类型
历史传承复合词语义结构模式变化分析
《毛诗故训传》直训类型的语义分析

李运富
孙银新
符 渝
卜师霞
凌丽君

文字学研究

西周金文构形系统二重性再探
扬雄《方言》用字考论
《房山石经》异构字的类型及其与《龙龕手鑑》的比较
颜真卿对汉字规范的贡献
楚帛书字词札记
楷书字际关系考辨(四)
疑难字续考

赵 诚
王彩琴
王立军 宋海荣
齐元涛
王志平
李国英
杨宝忠 杨 涛

方言学研究

客家话、赣语古浊上字的今读
词汇化、语法化与语言接触
——以平阳闽南话的“等先/等一下/等一下先”为例

项梦冰

许小颖

音韵学研究

解剖《西儒耳目资》:移植《洪武正韵》小韵与韵系重构
《说文》形声误析与《诗》韵辩证——以万光泰《经韵谐声》研究为例
《可洪音义》音切的内容、性质及其作用
《辨字摘要》的音系特点及其归属
上古章、见交替反映的齐鲁、楚、吴越、中原方言历史层次浅论

丁 锋
张民权
万献初
李 军
黄易青

文献学研究

再谈《说文·木部》残帙的真伪问题

何九盈

书评

《韵镜》研究的新突破

白兆麟

《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首发式发言选载

从研究经典中的经典到开创新时代

——在《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首发式上的讲话
学生记忆中的“讲学”——关于《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
留日时期章太炎周氏兄弟文学观念互动考

何九盈
陈平原
陈雪虎



商務印書館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

第六辑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

第六辑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编

商务印书馆

2009年·北京

目 录

● 特稿

传统语言学的回顾与继承 董 琨 1

● 民俗学研究

民国行业经济民俗新闻 董晓萍 10

20 世纪民间故事类型学的学术意义 万建中 李 琼 31

江汉稻作区传统农业岁时仪式述论 萧 放 40

● 语法学研究

形容词结果补语的语义指向取决于句式 张 猛 53

● 训诂学与词汇词义学研究

《说文解字》“含形字”分析——许慎汉字形体分析研究之一 李运富 66

现代汉语单义词素研究 孙银新 86

论强化型偏正式双音合成词及其类型 符 渝 97

历史传承复合词语义结构模式变化分析 卜师霞 106

《毛诗故训传》直训类型的语义分析 凌丽君 119

● 文字学研究

西周金文构形系统二重性再探 赵 诚 137

扬雄《方言》用字考论 王彩琴 145

《房山石经》异构字的类型及其与《龙龕手鑑》的比较

..... 王立军 宋海荣 152

颜真卿对汉字规范的贡献 齐元涛 161

楚帛书字词札记 王志平 167

2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

- 楷书字际关系考辨(四) 李国英 182
疑难字续考 杨宝忠 杨 涛 189

● 方言学研究

- 客家话、赣语古浊上字的今读 项梦冰 204
词汇化、语法化与语言接触——以平阳闽南话的“等先/等一下/
等一下先”为例 许小颖 221

● 音韵学研究

- 解剖《西儒耳目资》:移植《洪武正韵》小韵与韵系重构 丁 锋 226
《说文》形声误析与《诗》韵辩证——以万光泰《经韵谐声》
研究为例 张民权 247
《可洪音义》音切的内容、性质及其作用 万献初 260
《辨字摘要》的音系特点及其归属 李 军 272
上古章、见交替反映的齐鲁、楚、吴越、中原方言历史层次浅论
..... 黄易青 291

● 文献学研究

- 再谈《说文·木部》残帙的真伪问题 何九盈 307

● 书评

- 《韵镜》研究的新突破 白兆麟 312

● 《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首发式发言选载

- 从研究经典中的经典到开创新时代——在《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
笔记》首发式上的讲话 何九盈 317
学生记忆中的“讲学”——关于《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 陈平原 320
留日时期章太炎周氏兄弟文学观念互动考 陈雪虎 324
英文提要 342

客家话、赣语古浊上字的今读*

项梦冰

提要： 本文以 336 个地点方言的语料为基础，考察客家话和赣语古浊上字的今读，并绘制必要的描写性地图或解释性地图。鉴于多数赣语古次浊上字和全浊上字的今读不同，客家话古次浊上字和全浊上字在白读层里的今读相同，可将赣语和客家话分别归为北方型和南方型。客家话和赣语之间存在着一个宽带状的过渡区，主要由具有混合性质的抚州型方言构成，通常把它归为赣语。作者认为：抚州型方言以及其他具有南方型上声演变行为的赣语最好都划归客家话，以保持分类原则的一贯性。

关键词： 客家话 赣语 古浊上字 北方型 南方型 过渡区

本文讨论客家话、赣语古浊上字的今读。本文的观察建立在 336 个方言点的基础上。^{〔1〕}其中客家话 164 个点，畲话 16 个点(下文径将这 16 个畲话点归到客家话)^{〔2〕}，赣语 156 个点。本文的基本做法是：

- (1) 客观取材；
- (2) 穷尽分析；
- (3) 把表面相似现象分开；
- (4) 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3〕}
- (5) 绘制方言地图，直观展示古浊上字今读类型的地理分布情况^{〔4〕}。

* 本文曾在中国东南方言国际研讨会(香港中文大学,2008年12月15日至17日)上宣读,蒙与会的一些先生提出宝贵意见。我的同事汪锋先生帮助修改英文提要。谨一并致谢。

〔1〕 为了节省篇幅,语料出处只列用作举例的方言。

〔2〕 目前所见江西贵溪的畲话语料有三种,吴中杰(2004)和刘纶鑫(2008)所记均为樟坪畲话,本文采用刘纶鑫(2008)。游文良(2002)13个畲话没有说明具体的地点,绘制方言地图时只能在非城关的位置斟酌着画一个点,其中贵溪仍保留,放在樟坪的西北方向。又,本文作者调查的福建上杭南阳镇南岭村畲族所说的语言已直接算在164个客家话点里,未按畲话处理。南岭畲族的语言和周边的客家完全不存在质的差别。

〔3〕 古浊上字今读类型的归纳已经包含定量分析的因素在内。限于篇幅和工作量,本文只在必要时涉及定量分析,客赣古浊上字今读的定量分布地图及其分析拟另文讨论。

〔4〕 限于篇幅,336个方言点的地理位置从略。为了醒目,有少数方言未按实际的地理位置画点,比如同一村讲两种方言的,画成相邻的两点。

一 客家话古浊上字的今读类型

本文所用 180 处客家话(含 16 个畲话),语料丰满度较好(拥有 2000 左右字音或更多)的约占 62%。这些客家话古浊上字的今读可以分为五种类型:

- (1)梅县型:古浊上白读层归阴平,文读层全浊上归去声/阳去、次浊上归上声;
- (2)明溪型:古浊上白读层归上声,文读层同梅县型(次浊上文白都归上声);
- (3)连城(朋口)型下文径称连城型:古浊上白读层归阳入,文读层同梅县型;
- (4)河源型:古浊上白读层归阴去,文读层同梅县型;
- (5)大余型:古浊上白读层归去声,文读层全浊上归阴平(古浊去也归阴平)、次浊上归上声;^{〔5〕}
- (6)兴国(潏江)型下文径称兴国型:古浊上全浊归阳去,次浊归上声。

六型客家话古浊上字的今读举例如下。^{〔6〕}

表一 客家话古浊上字的今读举例(白读层;按方言点数降序排列)

	坐	重	近	懒	痒	有	方言点数
梅县型	ts ^h ɔ1	ts ^h uŋ1	k ^h iun1	lan1	iɔŋ1	iu1	159
明溪型	ts ^h ue3	t ^h iɤŋ3	k ^h ieŋ3	lan3	ts ^h ioŋ3	iu3	8
连城型	ts ^h ɤ8	tɤ ^h uŋ8	k ^h aŋ1	la8	ɤɔŋ8	iɤu1	5
河源型	ts ^h uɔ5	ts ^h oŋ5	k ^h in5	lan5	jyɔŋ5	iu5	4
大余型	ts ^h o5	ts ^h əŋ5	tɕ ^h iŋ5	lā5	iɔ5	iu5	3
兴国型	ts ^h ɔ6	ts ^h əŋ6	tɕ ^h i6	lā3	iaŋ3	iu3	1

表一前三字(坐重近)为古全浊上字,后三字(懒痒有)为古次浊上字。梅县型共 159 个点,占总数的 94%,其他五型总共才 21 个点,仅占总数的 6%。梅县型、明溪型、河源型、连城型、大余型的共同点是古全浊上、次浊上在白读层里的今读表现相同。如果只看白读层,河源型和大余型并无不同(古浊上和清去今调相同)。兴国型仅 1 个点,其特点是古全浊上、次浊上的今调不同,古全浊上随古浊去走,古次浊上随清上走。由于梅县型在客家话区占绝对优势,属于明溪型、河源型(包括大余型)、连城型的方言往往具有程度不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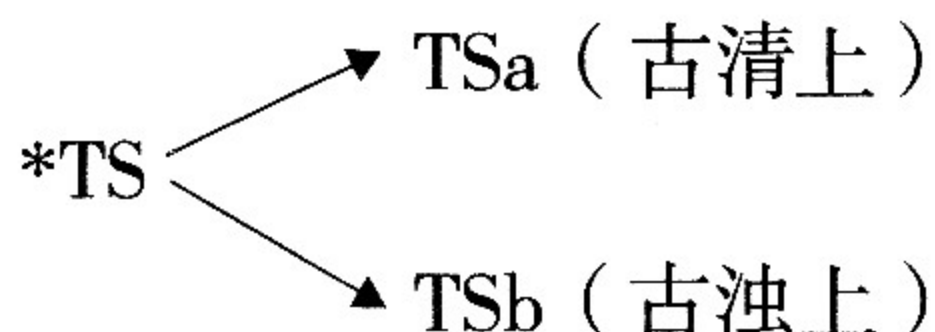
〔5〕就共时系统说,河源型方言有两个去声调(阴去、阳去),大余型方言只有一个去声调(去声),不过大余型方言古浊去字今读阴平,因此去声仍是分两类。可知河源型、大余型古浊上字在白读层里的走向是相同的(跟清去字合为一调),只是大余型的文读层表现不同(由阳去归阴平造成)。如果只看白读层,河源型、大余型可并为一型。

〔6〕梅县根据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2003),明溪根据李如龙(2001),河源根据李如龙、张双庆(1992),连城(朋口)根据本文作者的田野调查,大余根据大余县志编纂委员会(1990),兴国(潏江)根据刘新华(2003)。其中大余李如龙、张双庆(1992)亦有报道,兴国(潏江)陈昌仪(2005)亦有报道。本文用 1—8 分别代表阴平、阳平等 8 个调类;不分阴阳者用单数表示,如 1 代表平声,7 代表入声。

古浊上归阴平的现象,如表一中朋口的“近”、“有”两字,应为周边梅县型方言影响的结果。

客家话上声(白读层)的演变规则为(TP、TS、TQ、TR 分别表示平声、上声、去声、入声;a、b 分别表示阴、阳):

Rule 1: 阴阳分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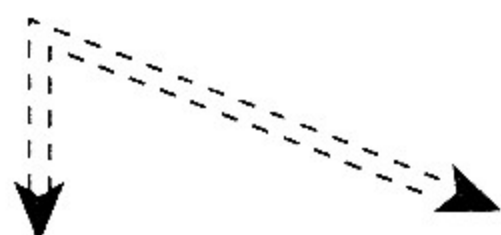
Rule 2: 声调合并〔7〕

- (a) TSb —————> TPa(梅县型)
 (b) TSb —————> TSa(明溪型)
 (c) TSb —————> TRb(连城型)
 (d) TSb —————> TQa(河源型、大余型)

Rule 2a—Rule 2d 均作用于 Rule 1 之后,是一种平行关系。

兴国型属于客家话中的特例。兴国地处客家话分布的北界,而设想 TSb 再次分化、分别并入上声(古次浊上)和阳去(古全浊上)已无条件,因此它必定是在 Rule 2 基础上再施加接触漂移规则的结果。从兴国(潯江)客家话古浊上字的今读表现看,其前身应为明溪型方言,残存的字音尚有:拌^cp^hu⁵|肚^ct^hu|断^ct^hu⁵|苎舐^ct^he|社^cʃa|旱^cxu⁵。因此接触漂移规则如下(双虚线箭头表示方言影响,单虚线箭头表示辖字变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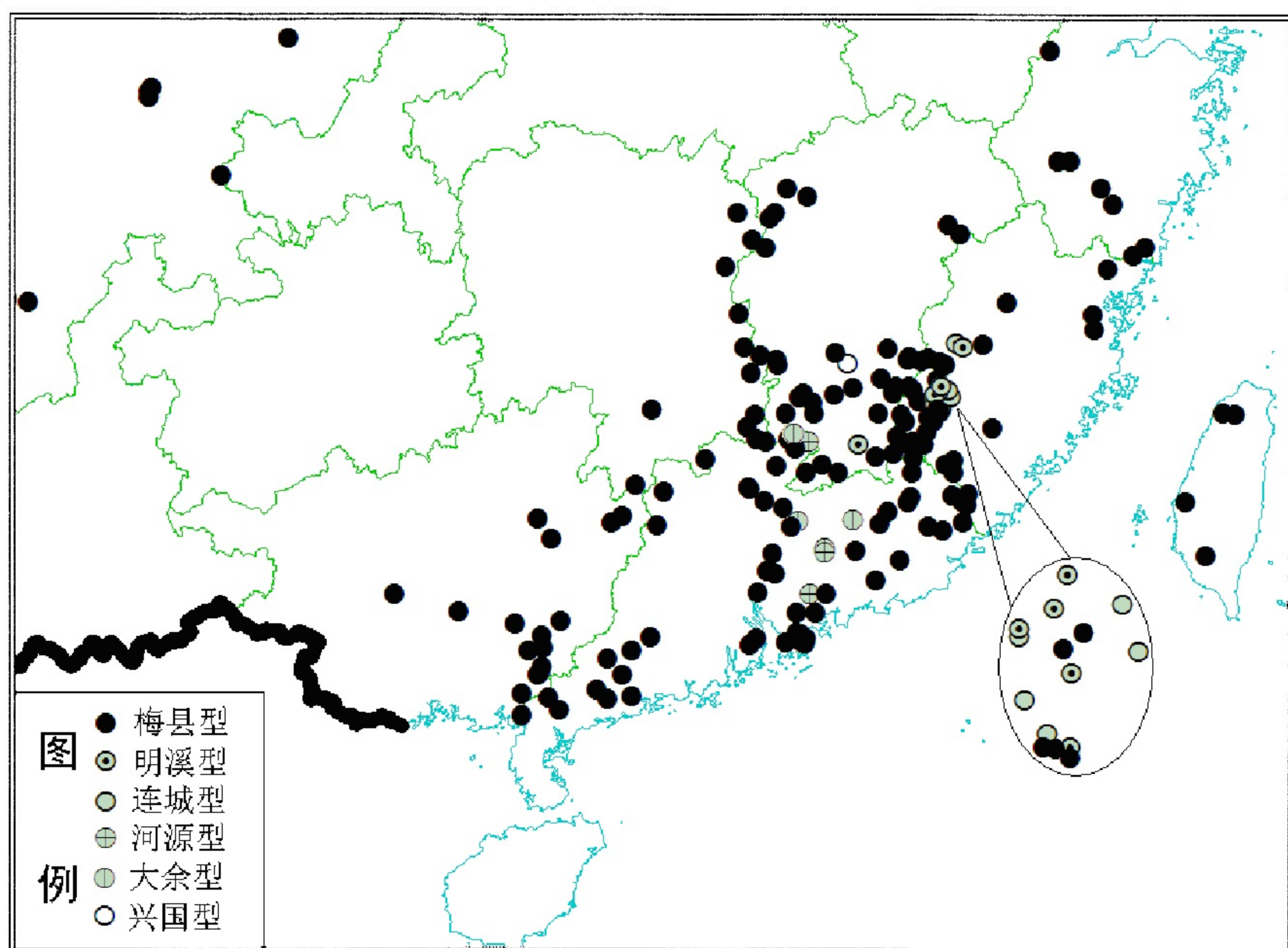
Rule 3: 接触漂移
南昌型



TSb(全浊上部分)/TSa(全浊上部分) -----> TQb

〔7〕 就目前所知,客家话是阳上并调方向最多的方言。粤语以保留阳上调为常,偶有并调的方言,多人上声(如阳江、澳门),跟客家话的明溪型相当。吴语、沿海闽语仍有保留阳上调的方言,但发生并调的方言已非少数,多人阳去(如苏州、厦门)。客家话目前尚未发现阳上并入阳去的方言。此外还有两个可能的并调方向:阳平和阴入。阳上并到阴入的客家话目前未见报道。按刘纶鑫(1999:97)的报道,“贵溪县樟坪畲族语”具有“部分浊上字归阳平”(如断软暖冷)的特点。刘纶鑫(2008)所用发音人基本相同,“断软暖冷”这部分字改归阴平,吴中杰(2004)亦归阴平,可知是刘纶鑫(1999:97)的语料有问题。不过按照 Sagart(2001),南雄市区方言具有部分浊上字归阳平的特点(南雄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1,说古次浊声母上声字今基本上仍读上声,全浊声母上声字今少数也仍读上声,多数读成阳去,此外还有少部分读成阴平、阳平和阴去)。例如:坐 tso2|重 tsəŋ2|忒juŋ2|懒 lōā2|养 jəŋ2|有 jo2(据 Sagart 2001)。庄初升(2004:212—218)亦将雄州镇(南雄市政府所在地)方言归为第2类(古浊上字今白读归阳平)。南雄少数浊上字归阴平的性质应跟明溪型、河源型(包括大余型)、连城型方言具有程度不同的古浊上归阴平现象相同,是梅县型方言影响的结果。如果把南雄方言归为客家话(Sagart,2001,认为南雄方言和客家话源于几百年前赣南一带的某种方言;本文作者认为南雄方言就是一种客家话),则客家话也有阳上并入阳平的方言。由于南雄市区方言没有系统性的语料,所以本文没有列为考察对象。

180 个客家话古浊上字今读类型的地理分布如图一所示。



图一 客家话古浊上字今读类型的地理分布

从图一可以直观地看到：梅县型在客家话里占压倒性优势，几乎遍及整个客家话分布区域。这说明在早期的客家话里，TSb 和 TPa 的调型调值各地普遍接近，因此得以形成一波遍及大部分客家地区的浊上归阴平的共同创新音变。^{〔8〕} 这一创新音变在汉语七大方言中相当引人注目，所以 Hashimoto(1973:440)以部分古次浊上字今读阴平作为客家话的区别性特征，黄雪贞(1988)以古上声浊声母字有一部分今读阴平作为客家话的特点，应当说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梅县型之外的其他五型(其中大余型可以并入河源型，兴国型的底层是明溪型)比例虽小，但是其存在和分布格局颇具价值：这些不同并调方式的存在，说明客家话阳上调的消失是较晚的事情，而且从分布格局看应为自发演变，跟方言接触无关：仅就客家话而言，河源型只见于腹地；明溪型虽主要见于边缘区，但也见于腹地；只见于边缘区的只有连城型。在出现非梅县型的地方，常见的情况是一县两型并存甚至是三型并存。例如新丰城关属于梅县型，马头属于河源型；大余城关属于大余型，梅关属于梅县型。最复杂的是连城，三型并存，图中共有 16 个点，其中梅县型 6 个点，明溪型和连城型各 5 个点，这与连城客家方音所呈现的小地域复杂变异的情形是配合的。

〔8〕 当然，目前我们无法知道早期客家话的确切年代和分布范围，所能肯定的只有两点：第一，今日客家话的分布范围要远远大于早期客家话的分布范围；第二，今日分布区域广阔的客家话不会是由单一地点的早期客家话繁衍分支的结果。

河源、大余型方言自北而南呈长带状分布,从大余直到惠州,不绝如缕,客家一支经大庾岭从赣南进入广东的迁徙历史明晰可见。这也是图一所提供的一个鲜明图景。

二 赣语古浊上字的今读类型

本文所用 156 处赣语,语料丰满度较好的约占 31%,丰满度比例恰好是客家话的一半。这些赣语古浊上字的今读可以分为八种类型:

- (1)南昌型:古全浊上归阳去,古次浊上归上声;
- (2)抚州型:古全浊上白读层归阴平,文读层归阳去,次浊上归上声;
- (3)建宁型:古全浊上白读层归上声,文读层归阳去,次浊上归上声;
- (4)阳新型:古全浊上归阴平(同古浊去),次浊上归上声;
- (5)安福型:古浊上白读层归阳上,文读层全浊上归去声、次浊上归上声;
- (6)南丰型:古浊上白读层归阴平,文读层全浊上归去声、次浊上归上声;
- (7)阳新(枫林)型下文径称枫林型:古全浊上归阳平(古浊去也归阴平),次浊上归上声;
- (8)安仁(禾市)型下文径称安仁型:古浊上归去声,次浊上文读层归上声(全浊上文白都归去声)。

八型赣语古浊上字的今读举例如下。^{〔9〕}

表二 赣语古浊上字的今读举例(按方言点数降序排列)

	坐	重	近	懒	痒	有	方言点数
南昌型	ts ^h ɔ6	ts ^h uŋ6	tɕ ^h in6	lan3	ioŋ3	iu3	96
抚州型	ts ^h o1	t ^h uŋ1	tɕ ^h in1	lan3	ioŋ3	iu3	24
建宁型	t ^h ɔ3	t ^h uŋ6	k ^h ən3	lan3	ioŋ3	iu3	14
阳新型	ts ^h o1	ts ^h ɛŋ1	tɕ ^h iɛn1	lã3	ioŋ3	iau3	9
安福型	ts ^h o4	t ^h ɛ4	tɕ ^h i4	lã3	iɔ4	iu3	7
南丰型	t ^h o1	t ^h uŋ1	tɕ ^h in1	lan1	jiɔŋ1	jiu1	4
枫林型	tso2	tsaŋ2	tɕən2	lã3	ioŋ3	iau3	1
安仁型	ts ^h o5	tʃ ^h uen5	[淡 t ^h ã5]	lã5	ioŋ5	iu5	1

表二例字同表一。安仁陈满华(1995)同音字表缺“近”字,用“淡”字代替。抚州付欣晴(2006)同音字表缺“痒”字,据陈昌仪(1991)补(陈原记为 ioŋ3,本文按付的韵母系统调整了主元音)。表二是按照方言点数的多寡排列的,下面按类型之间的关系重新排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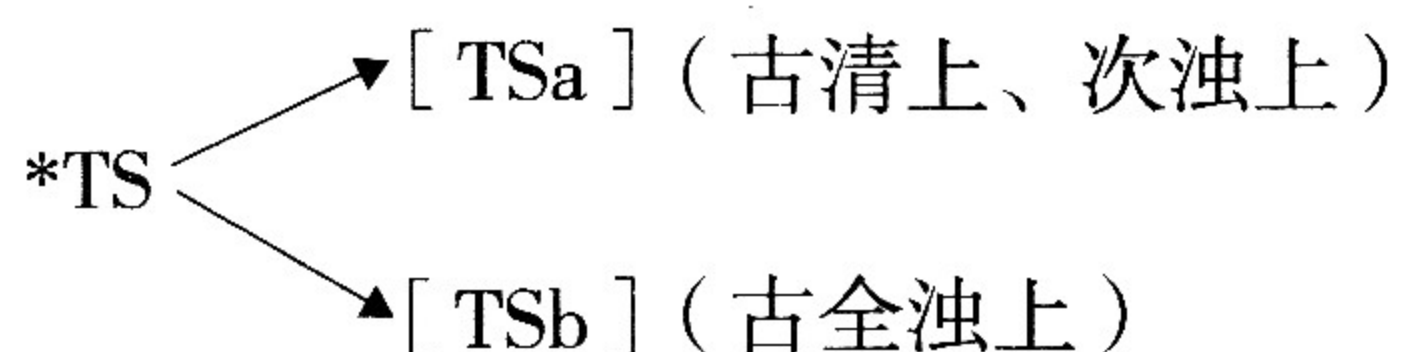
〔9〕 南昌根据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2003),抚州根据付欣晴(2006),建宁根据李如龙(2001),阳新根据黄群建(1995),安福根据安福县志编纂委员会(1995),南丰归纳类型根据陈昌仪(2005),举例根据刘纶鑫(1999a),阳新(枫林)根据柯晓春(待刊),安仁(禾市)根据陈满华(1995)。陈满华(1995:2)认为安仁方言介于湘语和赣语之间。

表三 赣语古浊上字的今读举例(按类型之间的关系排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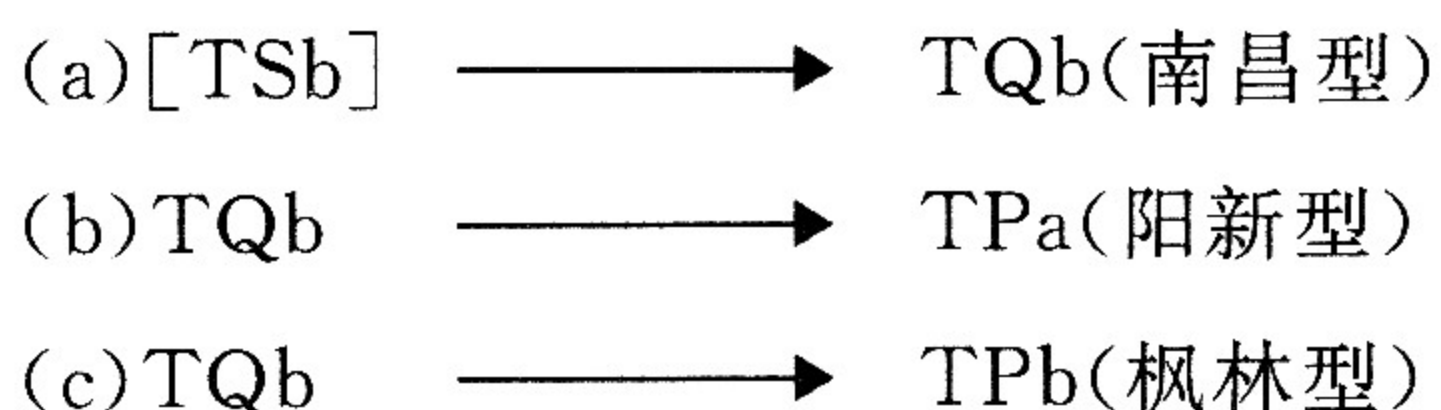
	坐	重	近	懒	痒	有	方言点数
南昌型	ts ^h ɔ6	ts ^h uŋ6	tɕ ^h in6	lan3	iɔŋ3	iu3	96
阳新型	ts ^h o1	ts ^h ɛŋ1	tɕ ^h iɛn1	lǎ3	iɔŋ3	iau3	9
枫林型	tso2	tsaŋ2	tɕən2	lǎ3	iɔŋ3	iau3	1
抚州型	ts ^h o1	t ^h uŋ1	tɕ ^h in1	lan3	iɔŋ3	iu3	24
建宁型	t ^h ɔ3	t ^h uŋ6	k ^h ən3	lan3	iɔŋ3	iu3	14
安仁型	ts ^h o5	tj ^h uen5	[淡 t ^h ā5]	lā5	iɔŋ5	iu5	1
南丰型	t ^h o1	t ^h uŋ1	tɕ ^h in1	lan1	jiɔŋ1	jiu1	4
安福型	ts ^h o4	t ^h ɔ4	tɕ ^h i4	lā3	iɔ4	iu3	7

南昌型、阳新型、枫林型的共同特点是:古次浊上和清上的今调相同,古全浊上和浊去的今调相同。其中南昌型有96个方言点,占赣语总数的62%。三型合计106个点,占赣语总数的68%,已达2/3。这三型的上声演变规则为:

Rule 4:清浊分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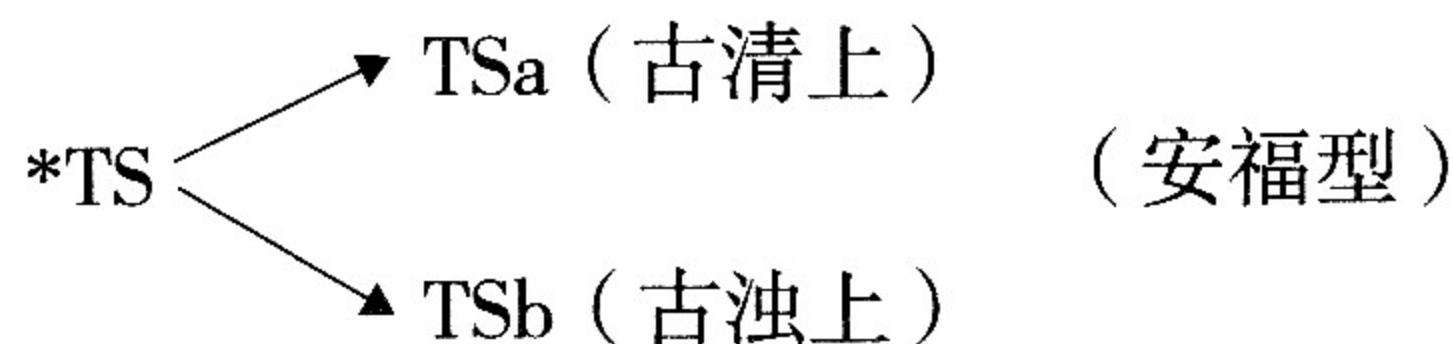
Rule 5:声调合并



其中 Rule 5a 作用于 Rule 4 之后, Rule 5b 和 Rule 5c 均作用于 Rule 5a 之后。Rule 5b 和 Rule 5c 属于平行关系。

安福型、南丰型、安仁型的共同特点是:古浊上字在白读层里的今调相同。^[10] 其中安福型有7个方言点,南丰型有4个方言点,安仁型只有1个方言点,总共才12个方言点,占赣语总数的8%。这三型的上声(白读层)演变规则为:

Rule 6:阴阳分化



[10] 陈满华(1995:64)说安仁(禾市)“古上声变为今安仁话的上声和去声。古清、次浊声母字今读上声,古全浊声母字今读去声”。按此说法,则安仁应归为南昌型。实际上安仁古次浊上字白读层归去声,表二已有三个例字,这里再举一些(不列文读音):野 ia5 | 买 mæ5 | 咬 ŋɔ5 | 软 ui5 | 两 liɔŋ5 | 冷 loŋ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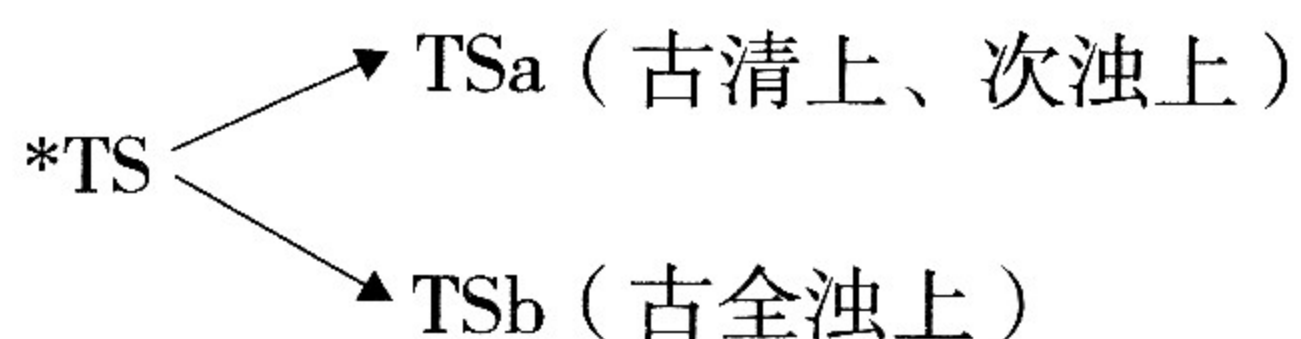
Rule 7: 声调合并

(a) TSb \longrightarrow TPa(南丰型)(b) TSb \longrightarrow TQ(安仁型)

Rule 7a 和 Rule 7b 均作用于 Rule 6 之后。安仁型 TSb 的合并可能发生在阴阳去合并之后(如上所列),也可能发生在阴阳去合并之前(TSb \rightarrow TQa/TQb; TQb \rightarrow TQa),这里不去追究它。

抚州型的特点是古次浊上随清上走,全浊上白读层归阴平,文读层归阳去。抚州型总共 24 个点,占赣语总数的 15%。构拟抚州型上声的演变规则需要在两难中谨慎作出选择。如果认为它跟南昌型具有更密切的关系,则其演变规则为:

Rule 8: 阴阳分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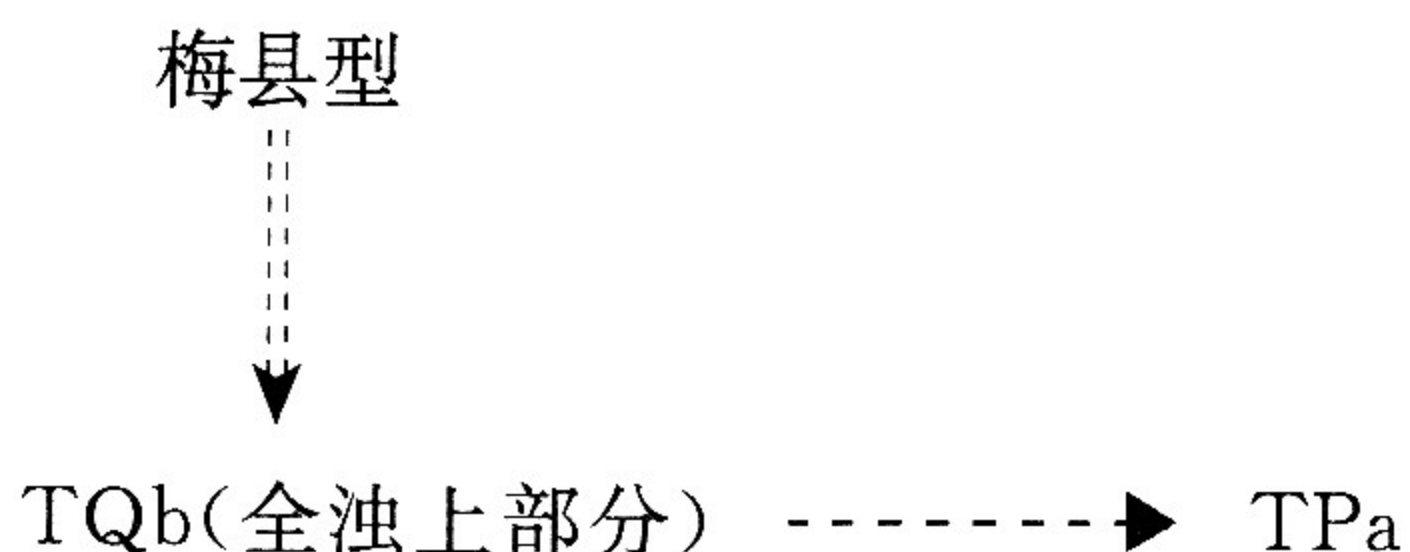


Rule 9: 声调合并

TSb \longrightarrow TP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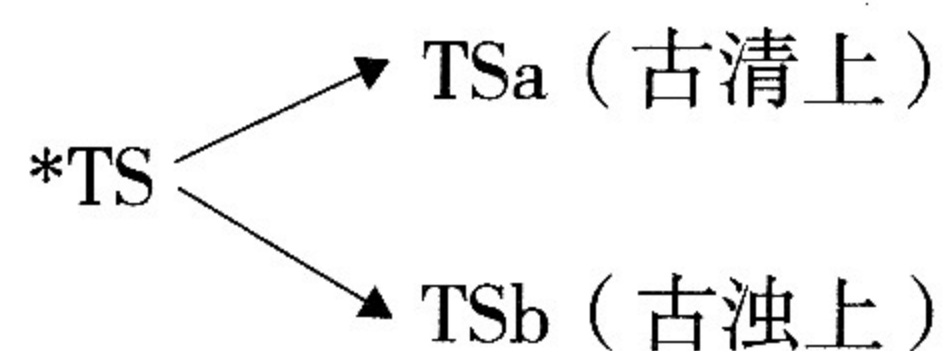
或者是在南昌型的基础上,通过接触漂移得到古全浊上白读层归阴平的表现:

Rule 10: 接触漂移



如果认为抚州型跟安福型的关系更密切,则其演变规则又是另一番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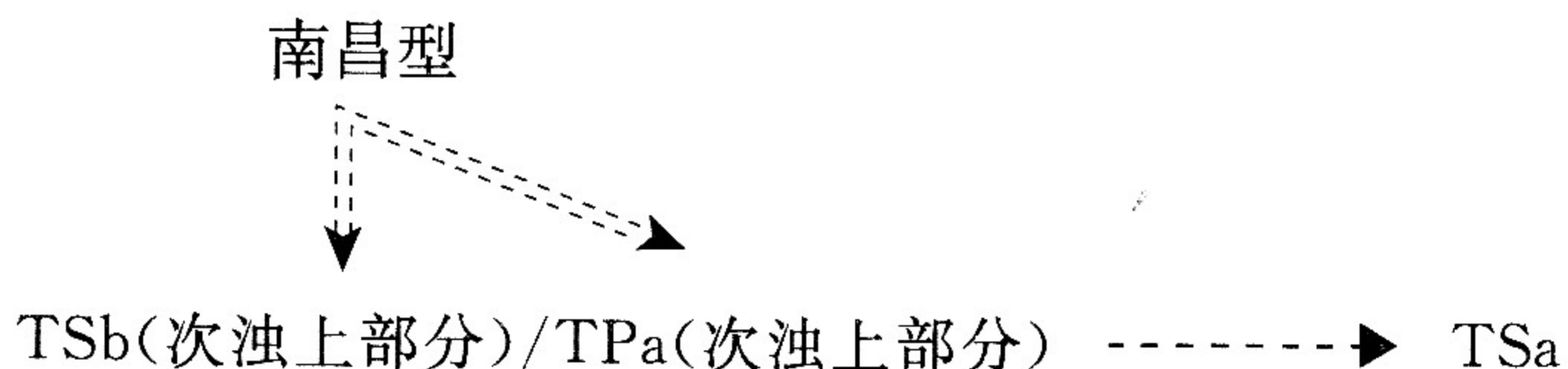
Rule 11: 阴阳分化



Rule 12: 声调合并

TSb \longrightarrow TPa

Rule 13: 接触漂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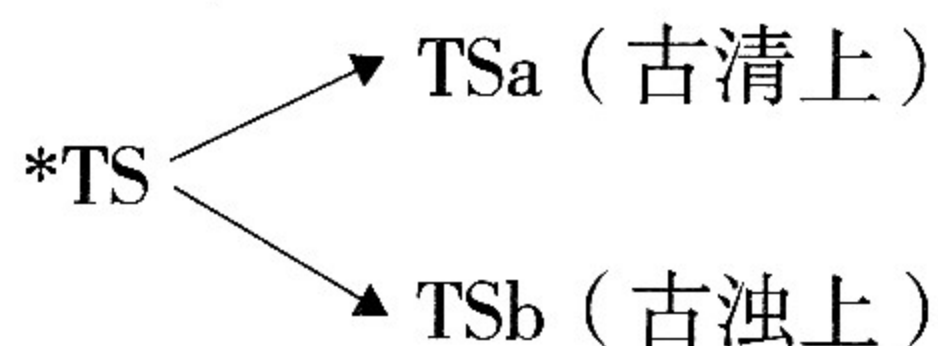
南昌型实际上就是官话型。在整个官话分布区,乃至湘语、赣语分布区,古次浊上随清上走、古全浊上随浊去或去走,这是一条普遍性的规律,鲜有例外。从文献情况看,晚唐—五代音系虽然也还是平上去入四个声调,与隋—中唐时代的声调系统相同,但在归字上已发生了“浊上变去”,即全浊上声字并入了去声(王力,1985:258—259)。不过这里显然存在一个断层:上声必得先分化,然后才有全浊上归去。文献未见全浊上归去前上声分化为两调的记载,原因很可能是浊上归去音变发生之时,上声依声母分为两类(清、次浊一类,全浊一类)只是一种自然分化,尚未成为母语者能够明显感知的不同调类。因此,Rule 4 的 TSa 和 TSb 都加了直方括号,表示声调由声母清浊引起的自然分化。考虑到古次浊上随清上走、古全浊上随浊去或去走在广阔的地域范围内(官话区、湘语区、赣语区)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而且属于连续分布,因此似可认为湘语、赣语的上声演变适用 Rule 8 的可能性非常小。排除了 Rule 8, Rule 9 和 Rule 10 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

尽管全浊上归去在湘语和赣语中的发生时间不必跟中原完全同步,但湘语和赣语的表现应为中原此一音变的扩散波。据李无未、李红(2008:296),“宋元时期吉安方音声调‘浊上变去’相沿一贯,也与《中原音韵》取得了一致”。可为一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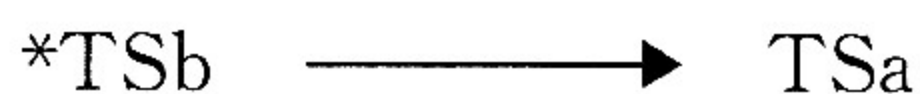
从抚州型方言的分布(见下文图二)看,具有相当明显的连续性特点,而且处于赣语分布区的南缘,与梅县型(=南丰型)方言相接或错杂。用 Rule 11—13 来解释其古上声的今调表现,应是较佳选择。^[11]

建宁型总共 14 个点,占赣语总数的 9%。它分布在抚州型的南边(洞口是由移民造成的语言飞地)。其上声演变有两种可能:

Rule 14: 阴阳分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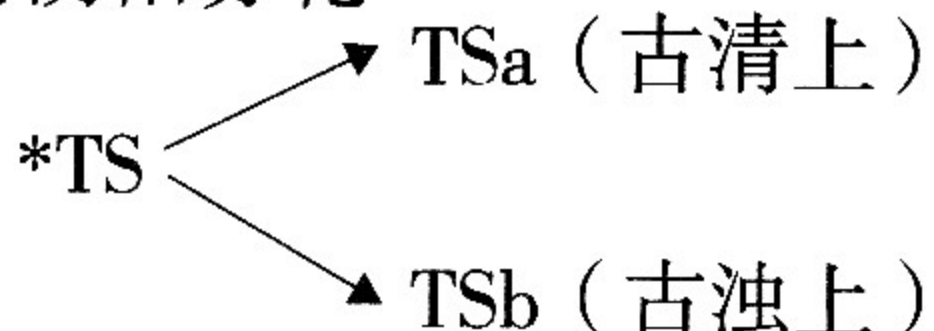


Rule 15: 声调合并



或者是:

Rule 16: 阴阳分化



[11] 无论 R10 还是 R13,都要面对方言影响不均衡的问题。在 R10 里,为什么梅县型方言的影响只造成 TQb 中的古全浊上字向 TPa 的漂移,却不造成 TSa 的古次浊上字向 TPa 的漂移? 在 R13 里,为什么南昌型方言的影响只造成 TSb 和 TPa 里的古次浊上字向 TSa 的漂移,却不造成古全浊上字向 TQb 的漂移? 这个问题需要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进行讨论,本文只好阙如(参看注③)。

Rule 17: 接触漂移

南昌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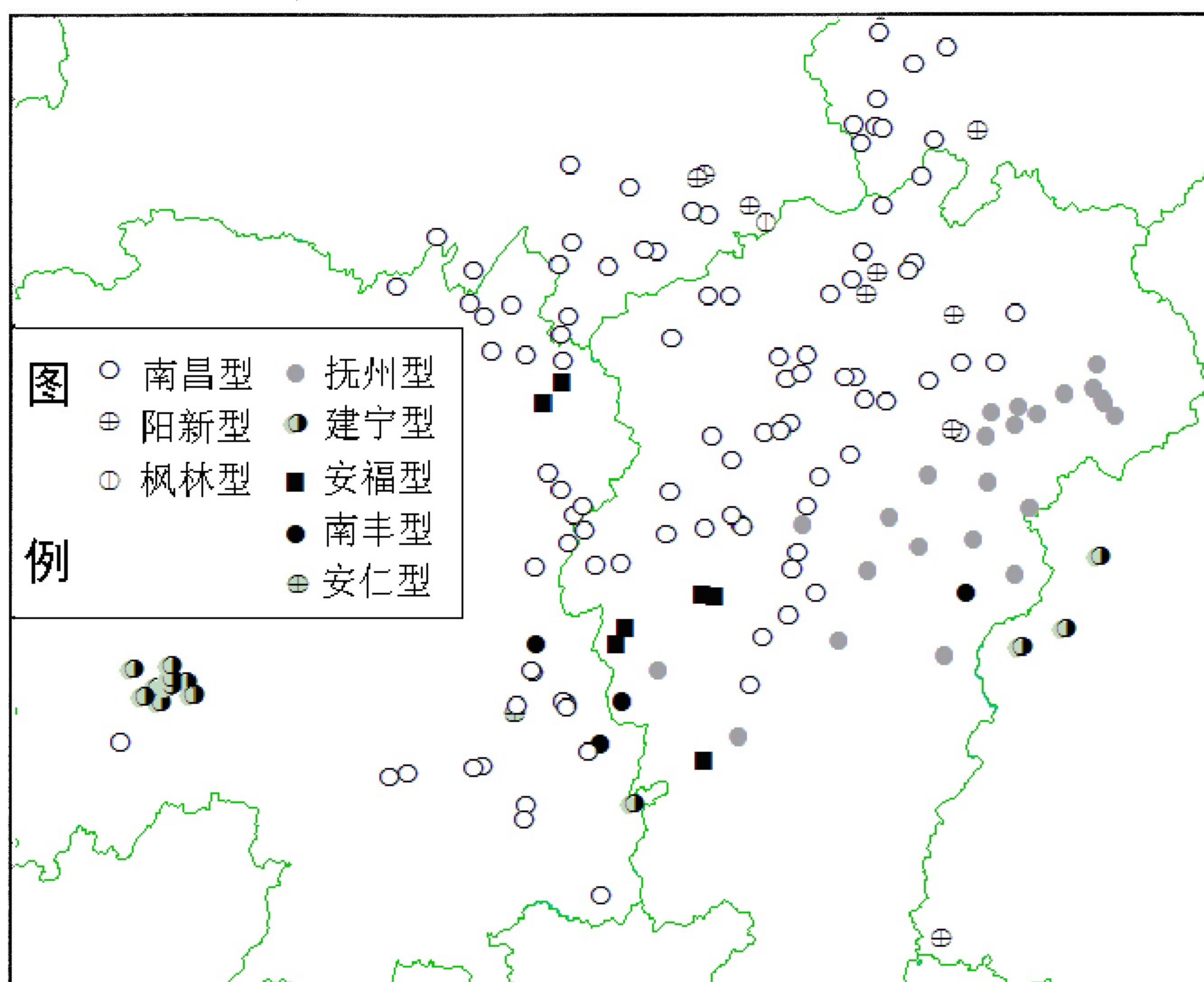
TSb(次浊上部分) -----> TSa

Rule 18: 声调合并

TSb -----> TSa

R17 中的“南昌型”只是个代表,凡具有接触关系且古次浊上归上声的方言(如抚州型)都可以成为影响源。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建宁型方言的上声演变显然采用第一种可能性比较好(Rule 14, Rule 15)。第一,规则最少;第二,只有演变规则,没有接触漂移规则,避开了方言影响不均衡的解释问题(R17 需要解释 TSb 的全浊上部分为什么不向 TPa 或 TQb 漂移);第三,如果不考虑语言飞地(洞口),则建宁型方言主要分布在闽西北,与客家话中的明溪型方言大体上连成一片,采用相同的规则显然是比较理想的。如果采用第二种可能性(Rule 16—Rule 18),除了以上三方面的不利,实际上还要碰到漂移方向跟演变方向相同(TSa)、两者如何区分的问题。

156 个赣语古浊上字今读类型的地理分布如图二所示。



图二 赣语古浊上字今读类型的地理分布

从图二可以看到,南昌型、阳新型、枫林型方言不仅在数量上构成了赣语的主体,而且具有很好的连续性分布特点和无可置疑的地理纵深度;其他各型主要分布于赣语区的南缘,不见于赣语区的腹地。其中抚州型有较明显的连续性特点,大体呈东北—西南走向的带状分布,而建宁、安福、南丰、安仁诸型主要是以散点错杂的方式出现,其中安福型也散见于赣语区较靠北的西缘。

三 客赣古浊上字今读类型的对接和解释性地图的绘制

客赣古浊上字今读类型的对接见表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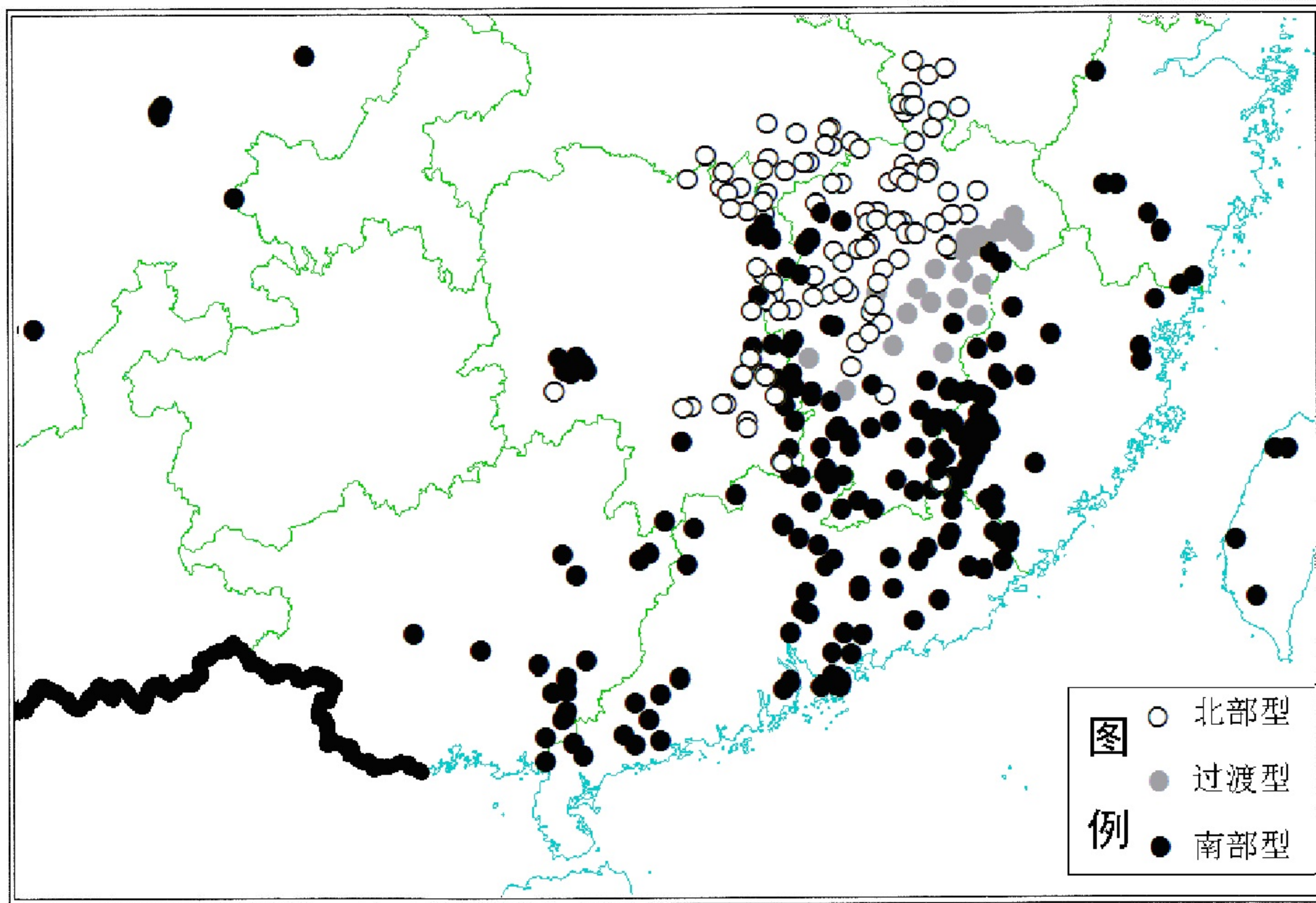
表四 客赣古浊上字今读类型的对接

类型	今调表现次浊—全浊	客家话(180点)	赣语(156点)	演变规则
北部型	3—5/6	兴国型(1)	南昌型(96,62%)	R1,R2(b),R3≠R4,R5(a)
	3—1		阳新型(9)	R4,R5(b)
	3—2		枫林型(1)	R4,R5(c)
过渡型	3—1		抚州型(24)	R11,R12,R13
南部型	4—4		安福型(7)	R6
	1—1	梅县型(159,94%)	南丰型(4)	R1,R2(a)=R6,R7(a)
	3—3	明溪型(8)	建宁型(14)	R1,R2(b)=R14,R15
	5—5	河源型(4)	安仁型(1)	R1,R2(d)=R6,R7(b)
	5—5	大余型(3)		R1,R2(d)
	8—8	连城型(5)		R1,R2(c)

阳新型和抚州型的今调表现都是3—1,即古次浊上归上声、古全浊上归阴平。实际上两者的性质不同。首先古全浊上归阴平的比例差异较大,例如阳新为85%,抚州为33%。其次阳新古去声今读阴平,抚州古去声今读阴去(古清去字)或阳去(古浊去字)。可见阳新型是二次音变的结果(参看项梦冰、曹晖,2005:98—88中对波阳、社溪浊上归阴平的讨论;项梦冰,2006,对波阳、东至型赣语浊上归阴平的讨论)。

从方言比较的立场出发,客家话和赣语古浊上字的今读类型可以概括为北部型、南部型和过渡型。北部型以南昌型为代表,阳新型、枫林型都是南昌型的进一步演变;南部型以安福型为代表,梅县型(南丰型)、明溪型(建宁型)、河源型(大余型;安仁型)、连城型都是安福型的进一步演变,只是并调的方向不同而已;抚州型则属于混合型,本文认为它仍是在安福型的基础上(R11=R6),通过演变(R12=R2b)和接触漂移(R13)所得到的结果。其特点是一方面古次浊上字跟清上字在一起,另一方面,古全浊上字在白读层里又跟浊去字不在一起。

有了北部型、过渡型和南部型的概括,就可以在图一、图二的基础上绘制客家话和赣语古浊上字今读类型的解释性分布地图,如图三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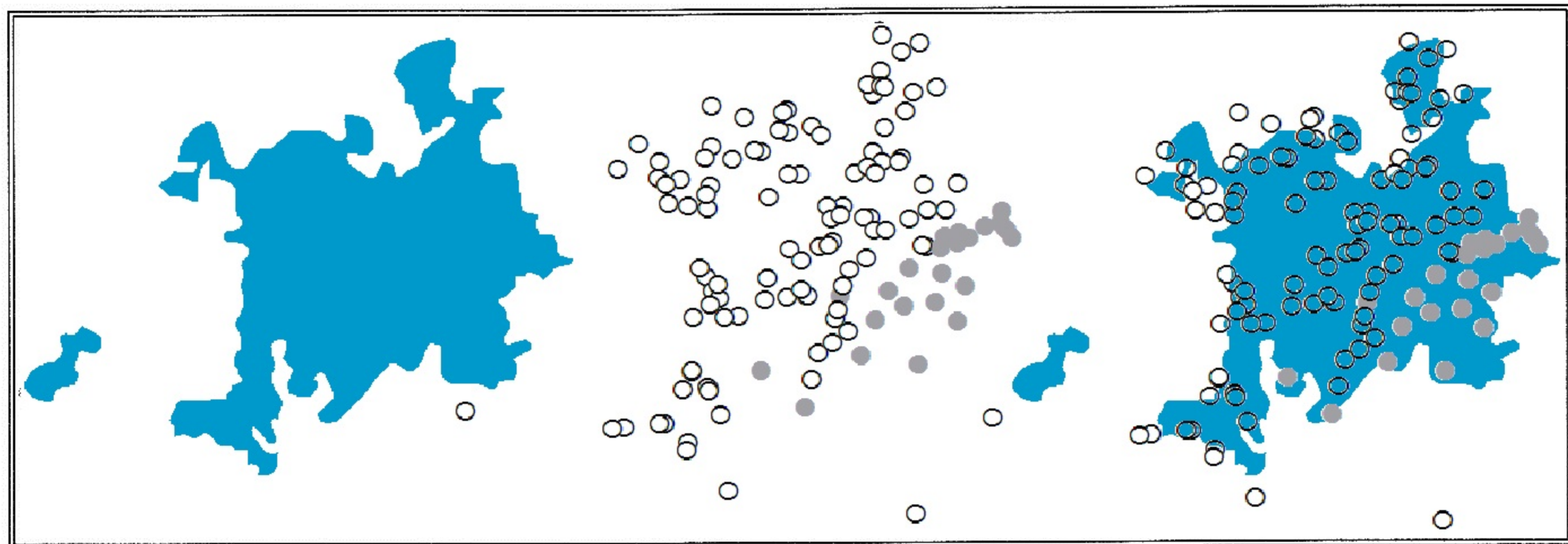
图三 客家话和赣语古浊上字的今读类型分布(解释性地图)

可以说,图三所提供的景象实在是意味深长的。

第一,图三明白地展现出两个明显的方言中心,一个由白圆圈组成(北部型),一个由黑圆圈组成(南部型)。两个方言中心之间有一个过渡地带,由灰圆圈组成。

第二,两个方言中心的分布形状跟《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1987,1990)所描绘的客家话和赣语的分布形状大体重合。以赣语为例(图四)。

第三,少量的错杂分布大都可以通过移民史得到解释。例如福建武平中山镇的赣方言岛(梁玉璋,1990;林清书,2004:248—251)和湘赣交界沿线的回流客民(陈立中,2003:5—24)。



图四 赣语分布区(面状图)和北部型、过渡型分布区(点状图)的比较和套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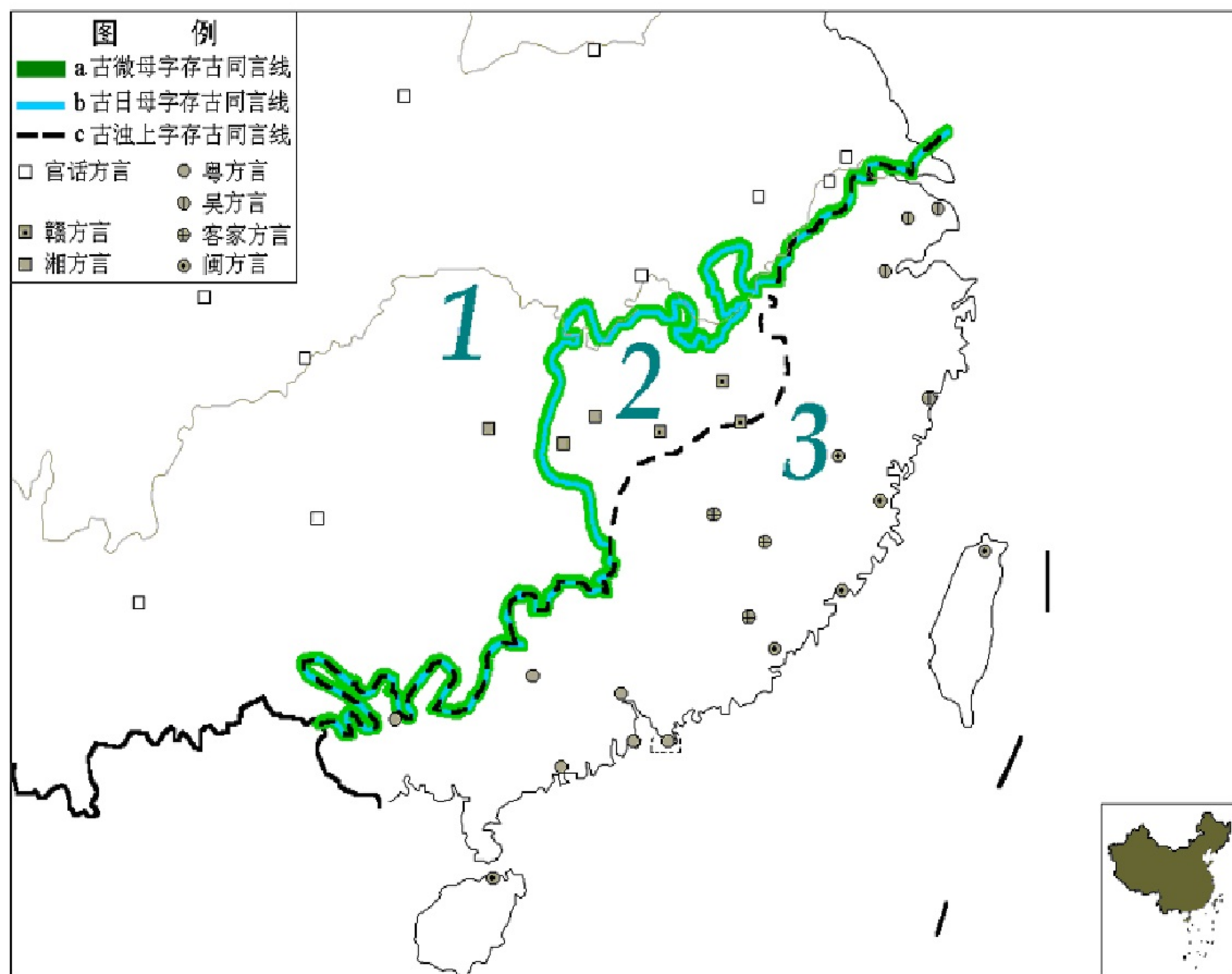
四 对客赣分区的若干讨论

汉语方言分区是一个牵涉面非常广而难度又非常大的工作,要做好它并不容易。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断努力,目前已经建立起一个基本的工作框架。这个基本的工作框架就是以1960年出版的《汉语方言概要》(袁家骅等,1960)为代表的、出现于汉语方言普查之后的七大区划分方案。《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1988)插页62的“汉语方言区示意图”采用的就是这一方案。Lehmann(1992/2002:86)认为把汉语(Sinitic subgroup)分为七组(Mandarin, Wu, Xiang, Gan, Hakka, Min, Yue)是比较普遍的。

七区方案不是唯一的方案,更不是终结方案。《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1987,1990)的汉语方言部分即在若干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和尝试,并引发了对汉语方言分区理论、方法、实践的热烈讨论。可以说,《中国语言地图集》对汉语方言分区研究工作所起的重要推动作用,已远比其具体的汉语方言分区结论本身要重要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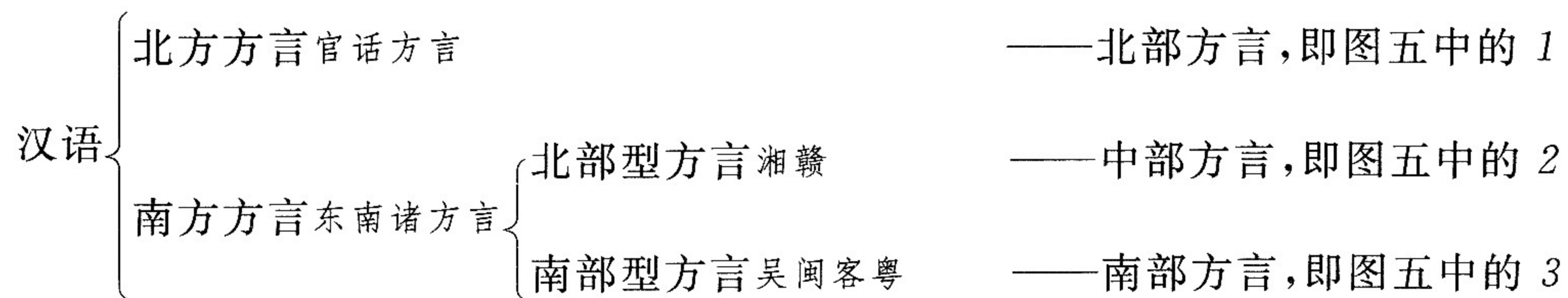
汉语方言分区研究的工作仍在继续深入。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探索是汉语方言的宏观分组及其层次架构问题。

Norman(1988:181—183)根据10条标准将汉语方言分为北部方言(官话)、中部方言(湘语、赣语、吴语)和南部方言(粤语、客家话、闽语),中部方言可以看作是北部方言和南部方言的一个过渡区。这是一个富于启发性的汉语方言分组方案。项梦冰、曹晖(2005)、项梦冰(2007)、李小凡、项梦冰(2009),根据不同的标准将吴语归到南部方言里,中部方言只留下湘语和赣语两个方言。图五(项梦冰,2007)可大体反映这一宏观分组方案。



图五 汉语方言的宏观分组

其层次架构如下：



客赣两方言的分合曾经引起方言学界长期的关注,不同的意见至今仍在交锋。倘若我们相信古上声的演变方式是区分南北的一条重要标准,而图三又已明明白白地呈现出这一标准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则客赣宜分不宜合已是不言自明。

本文观察的 336 个方言点,其方言定性基本上采用各点调查研究者的意见,没有明确性或自行调查的方言则由本文作者酌加归类。大体上这些方言的定性与《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1987,1990)有关客家话和赣语分布区域的描述相一致(邵武李如龙、张双庆,1992,归为赣语,地图集划归闽语,本文暂按赣语处理)。其中客家话 180 个点(包含 16 个畬话点在内)除兴国(潯江)外全部落在南部型的范围内。而按照前文的介绍,兴国(潯江)仍有明显的明溪型痕迹,跟以南昌为代表的北部型仍不可等量齐观。赣语 156 个点,落在北部型的有 106 个点,占赣语总数的 68%;落在过渡型的有 24 个点(抚州型),占赣语总数的 15%;落在南部型的有 26 个点(安福型、建宁型、南丰型、安仁型),占赣语总数的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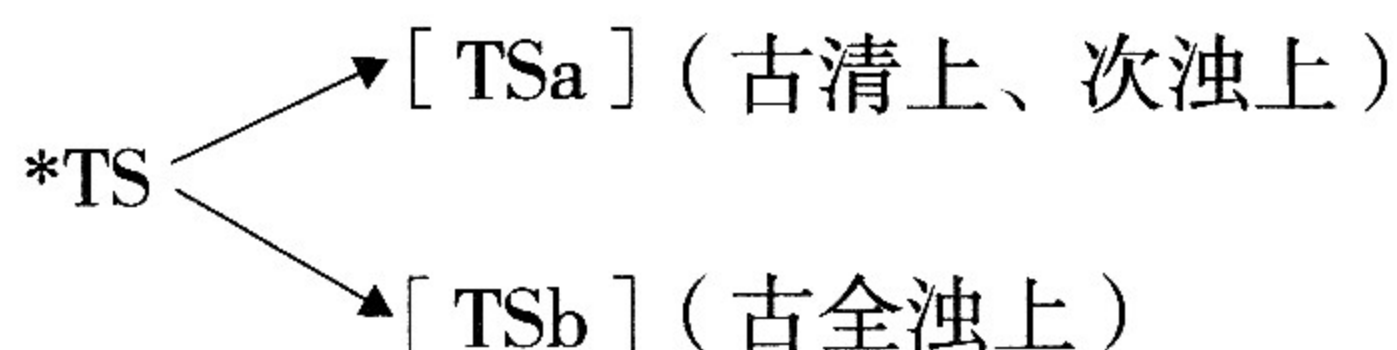
根据前文有关客家话、赣语古浊上字的今读类型及其演变过程和分布格局的讨论,可以看到客家话和赣语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的“断层”。

客家话的“断层”表现为演变环节的缺失。即在 180 个客家话点中,全部都是没有阳上调的。从方言比较的立场看,这 180 个客家话古浊上字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即上声依清浊分化为阴阳两调,目前的差异是由阳上调并调方向不同以及是否发生接触漂移造成的。客家话上声演变所缺失的环节就是安福型。^[12]

赣语的“断层”表现为两类相互没有演变关系的类型共存于同一方言。即南昌型、阳新型、枫林型为一类,其中阳新型、枫林型都是南昌型的滋生结果;安福型、南丰型、安仁型、建宁型、抚州型为另一类,后四型都是安福型的滋生结果,其中抚州型还要接受接触漂移规则的控制。安福型不能由南昌型演变而来是显而易见的,而南昌型大概也不是由安福型演变而来的。前文的 Rule 4 代表南昌型的前身,跟形成安福型的 Rule 6 有两项差异:

[12] 按照刘纶鑫(1999:95),上犹东山客家话保留阳上调,辖字如“近动早坐懒断”,因缺乏系统性的语料,本文没有列为考察对象。

Rule 4: 清浊分化



Rule 6: 阴阳分化



第一项差异是条件不同,前者是次浊上和清上在一起,后者是次浊上和全浊上在一起。第二项差异是自然分化与形成调类的差别。前者属于自然分化,后者上声分化为两个调类已成事实。当然,阴阳分调是自然分化的进一步发展。^[13]

似乎也可以设想南昌型的前身是安福型的可能性。但是这种设想需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接触漂移规则。即跟全浊上在一起的次浊上字,在官话方言的冲击下,在并调前后陆续向上声漂移。不过以图三观之,北部型的分布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和地理纵深度,而且内含三型(南昌型、阳新型、枫林型),这种较大范围内的整齐划一(次浊上跟清上在一起)和三型并存,使得安福型为南昌型前身的设想变得极其脆弱,因为我们看不到接触漂移规则在时空运作上的典型表现。

可见,如果维持目前的方言定性,则安福、南丰、安仁、建宁、抚州诸型就成了游离于赣语主力(由南昌型、阳新型、枫林型组成)之外的散兵游勇,而客家话则正好相反,虽然各路兵马齐聚阵前,声势浩大,然有“缺门”之憾。一旦把安福型归于客家名下,则一个得其所需,补足缺门,一个损其所余,卸掉包袱,实在是两全其美的事。而安福型改换门庭后,则由其孳生的南丰型、安仁型、建宁型、抚州型在赣语里就更无立脚之处了,自然也应归于客家名下。无论是立足于上声演变的规则,还是立足于图三的方言分类大势,将赣语里的安福型、南丰型、安仁型、建宁型、抚州型等诸型方言划归客家话,皆可谓实至名归。

经过这种调整后,赣语的上声演变只需 Rule 4 和 Rule 5 两条规则就可以管住所有 106 个方言点,而客家话的上声演变也只需要 Rule 1、Rule 2、Rule 3(作用于 Rule 1、Rule 2b)、Rule 13(作用于 Rule 1、Rule 2a)就可以管住所有 230 个方言点。

[13] 王力(1957—1958/2004:230)对此曾有很恰当的说明:“声调分化为阴阳的原因,自然是由于未分化以前受声母影响而产生的声调上的细微差别。例如‘通’,他红切,‘同’,徒红切,本来是属于同一声调的。但是,由于清浊音的影响,‘同’的声调和‘通’的声调实际上并不完全相同,这个细微的差别逐渐显著起来,最后形成了两个调类。”

下面列出图三中应划归客家话的赣方言点：

安福型：安福、安福（枫田）、遂川、莲花、莲花（良坊）江西省；平江、平江（三墩）湖南省

南丰型：南丰（琴城）、井冈山市（苍市，原宁冈县）江西省；炎陵、攸县（新市）湖南省

安仁型：安仁（禾市）湖南省

建宁型：邵武市、建宁、泰宁福建省；桂东、洞口、洞口（黄桥区）、洞口（高沙区）、洞口（桥头区）、洞口（竹市区）、洞口（山门区）、洞口（江口区）、洞口（石江区）、洞口（木瓜乡）、洞口（管竹乡）湖南省

抚州型：抚州市、金溪、资溪、南城、宜黄、乐安、广昌、黎川、崇仁（石庄乡）、铅山、铅山（新滩）、铅山（永平）、横峰、横峰（上坑源）、弋阳、鹰潭市、余江、余江（潢溪）、贵溪市、贵溪市（志光）、新干、永新、万安、吉水（螺田）江西省

作为过渡带的抚州型，尽管可以有不同的处理办法，但不同的处理存在着优劣之分。将抚州型自立一区就图三而言显然不够合理，因为这种处理违背了地理纵深度原则（项梦冰、曹晖 2005：152—154）。从图三可以看到，抚州型大致呈东北—西南方向的带状分布，项梦冰、曹晖（2005：139）曾称为“南赣走廊”（the Southern Gan Corridor）。^{〔14〕}一种语言在地域上的变化往往是逐渐推移的，故有“语言连续体”之说。过渡是普遍的，从微观到中观、宏观，都可以发现形形色色的方言过渡区。是否给过渡区自立类别应持保守的态度。

将抚州型划归北部型（赣）还是南部型（客），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如何看待上声演变方式在汉语方言分区中的地位。笔者认为，抚州型无论归客归赣都是一种可取的处理。本文倚重上声演变方式的标准（汉语的上声演变存在南北对立的两种不同类型），也看重方言地理学的方法（先有语言特征分布图和同言线图，后有方言区），因此把抚州型划归客家话。这种处理的好处是可以保持分类原则的一贯性。

王福堂（1998）曾经指出：“人们一直感到区分客家话和北部赣语比较容易，区分客家话和南部赣方言要困难一些，特别是赣语临川地区的方言实际上可以看成是客家话

〔14〕 项梦冰、曹晖（2005：139）未给客家话和赣语古浊上字的今读分小类，所说的“南赣走廊”（客赣过渡区）是指介于客赣区域古次浊上字同言线（归阴平大于5%）和古次浊上字同言线（归阴平大于2%）之间的地带。本文所说的客赣过渡区只包括抚州型，即上声演变表现出混合性质的方言，不包括安福、南丰、安仁、建宁四型（此四型本文认为应当划归客家话）。如果把抚州型方言的分布区域也称为“南赣走廊”（the Southern Gan Corridor），那么无论界定方式还是实际范围，跟项梦冰、曹晖（2005）都是有区别的。

和北部赣语之间的过渡。”

十年前所能见到的赣语语料相当有限,因此无法解决“南赣”对客赣分合的困扰。现在有了156个赣语的布点以及就上声演变类型所做的穷尽性考察,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南赣只是紧挨客家话北围的一条东北—西南向走廊,作为客赣过渡带的身份确定无疑,因此讨论客家话和赣语的分合,应该忽略这一走廊。即使不提客、赣两方言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密切接触关系,仅从一般的立场看,抚州型过渡带作为大方言之间的过渡区,并不比客、粤或客、闽之间的过渡区大,因此在讨论客赣分合问题的时候,抚州型方言不应享有证据的地位。

(项梦冰:北京大学中文系暨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计算语言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100871,北京)

参考文献

- (1) 安福县志编纂委员会《安福县志》,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
- (2) 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重排本),北京:语文出版社,2003年。
- (3) 陈昌仪《赣方言概要》,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 (4) 陈昌仪主编《江西省方言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5年。
- (5) 陈立中《湖南客家方言的源流与演变》,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
- (6) 陈满华《安仁方言》,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年。
- (7) 大余县志编纂委员会《大余县志》,海口:三环出版社,1990年。
- (8) 付欣晴《抚州方言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
- (9) 黄群建《阳新方言志》,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1995年。
- (10) 黄雪贞《客家方言声调的特点》,《方言》第四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 (11) 柯晓春《阳新(枫林)方言同音字汇》(待刊)。
- (12) 李如龙《福建县市方言志12种》,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
- (13) 李如龙、张双庆主编《客赣方言调查报告》,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
- (14) 李无未、李红《宋元吉安方音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 (15) 李小凡、项梦冰《汉语方言学基础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 (16) 梁玉璋《武平县中山镇的“军家话”》,《方言》第三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 (17) 林清书《武平方言研究》,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
- (18) 刘纶鑫《江西南丰方言的语音特点及其与客赣方言的关系》,《中国语言学报》第九期,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 (19) 刘纶鑫《客赣方言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 (20) 刘纶鑫《贵溪樟坪畲话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

- (21) 刘新华《兴国境内两个客家话点的语音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 (22) 南雄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南雄县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
- (23) 王福堂《关于客家话和赣方言的分合问题》，《方言》第一期，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
- (24) 王力《汉语史稿》，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1958年；中华书局，2004年。
- (25) 王力《汉语语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 (26) 吴中杰《畲族语言研究》，台湾清华大学语言学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 (27) 项梦冰《汉语方言的分组和官话方言的界定》，《语言学论丛》第三十五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 (28) 项梦冰、曹晖《汉语方言地理学：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
- (29) 游文良《畲族语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
- (30) 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60年。
- (31)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
- (32) 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中国语言地图集》，香港：香港朗文（远东）有限公司，1987年，1990年。
- (33) 庄初升《粤北土话音韵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 (34) Hashimoto, Mantaro J. (桥本万太郎) *The Hakka Diale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 (35) Lehmann, W. P.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92/2002.
- (36) Norman, Jerry, *Chine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37) Sagart, L. Nanxiong and Hakka,《方言》第二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英文提要

The Modern Pronunciation of the MC Rising-tone Words of Voiced Initials in Hakka and Gan

Xiang Mengbing

Abstract: Based on a corpus of 336 dialect points, this paper mainly deals with the modern pronunciation of the Middle Chinese (MC) rising-tone words of voiced initials in Hakka and Gan dialects. Some fundamental maps (either descriptive or interpretive) are also provided. Through exhaustive study, the author has found out that MC rising-tone words of voiced-obstruent initials and those of voiced-sonorant initials don't share the same tone category in most of Gan dialects while they do share the same tone category in the colloquial readings in all Hakka dialects. For this reason, Gan and Hakka could be classified into Northern type and Southern type, respectively. There exists a transition zone between Hakka and Gan, mainly consisting of Fuzhou-type dialects. Dialects in this zone show some mixed features and are usually grouped into Gan.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the Fuzhou-type dialects and some other Gan dialects of Southern type in the Rising-tone evolution should be grouped into Hakka,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consistency of classification.

Keywords: Hakka dialects; Gan dialects; MC Rising-tone words of voiced initials; northern type; southern type; transition zone